

他所带的团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**每次赵东元获奖拿到的奖金，有 20% 到 30% 用来资助年轻学者发展。**

美丽的化学庭院里研究很多小的问题，将目光放在它们之间的关系上”。

他最后借 1981 年诺奖得主罗尔德·霍夫曼的话勉励大家，做科研不能好高骛远，而要脚踏实地。

面向未来，思考和记忆的化学基础是什么？怎样能够探索全部元素的可能组合？赵东元认为，这些议题是化学基础研究亟需解答的问题。

而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，赵东元也感受到了紧迫感。“现在，我们利用 AI 可以在短时间内设计出上百种新材料，放在以前，人们要不断试错，花掉 10 年甚至更长时间。”目前他正在带领团队致力于将人工智能与传统化学研究相结合。

2023 年 11 月，复旦大学成立相辉研究院，赵东元受聘为首任院长。该研究院聚焦攻关前瞻性、挑战性、高价值的关键科学难题，着力营造宽容、开放、活跃、自由的学术环境，为人才“十年磨一剑”提供制度保障。

## 普通化学不普通

从“布袋院士”的照片里，公众看到了赵东元对个人名利的淡泊，而与取得顶尖科学成就相伴的，是赵东元连续 20 年坚持面向自然科学大类本科生讲授专业基础课普通化学，该课程获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，广受学生喜欢。

自 2003 年起，赵东元一周上两次本科生普通化学课，几乎从未间断，出差就连夜赶回，生病做手术也要为上课“让路”。作为全校的通识课程，这门课程概念多、内容抽象，但赵东元总能把课程讲得诙谐有趣、深入浅出，并结合材料科学最新进展给大家讲解元素的性质，把普通化学课变得不普通。

复旦大学化学系博士生田泳在本科时上的第一门课就是普通化学，他记得，课堂上，赵老师讲了许多有趣的科研经历，例如，用很简单的化学原理就能做出有序介孔材料。

读了研究生，加入赵东元的课题组后，田泳才知道，精彩课堂背后，是赵东元 20 年如一日的精心准备。

“即使工作再忙，他也会空出整个下午，至少三四个小时，在办公室逐页梳理课件，遇到重难点的时候还会喊来我们，变着法地讲几遍，让我们从学生角度挑一种最好理解的。”

“从基础知识拓展到最新的科研进展，学生不一定都懂，但我希望能激发他们产生好奇心，鼓励他们思考、自由讨论，让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找出一条新路。”在这位耕耘多年的教师看来，比教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。

师生对坐，赵东元会说，“咱俩在科学面前是平等的，你能说服我，就按照你的来做，我要能说服你，

就按我的来做”。在他看来，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内心深处对化学的喜爱。也因此，赵老师每次课程一上线就“秒没”。

赵东元还特别支持青年人发展，一直保留着学生的实验笔记和装帧的毕业论文。他所带的团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每次赵东元获奖拿到的奖金，有 20% 到 30% 用来资助年轻学者发展。“即使素不相识的学生给他发邮件请教科学问题，他都来者不拒，有时还邀请人家过来当面讨论。”复旦大学化学系青年副研究员刘玉普说。

关于创新，赵东元有自己的思考。“被‘卡脖子’归根结底还是创新不够，需要提高全民创新意识。”他举了个例子，中国是陶瓷大国，玻璃是烧制陶瓷的一个副产品，但玻璃并不是我们发现的。“创新就是要多提问题，如果无解，说不定是研究的新方向。”赵东元说，创新没有标准答案，现在的大学生创新意识要强，要鼓励他们提出问题。

提到未来我国的科学发展，赵东元呼吁大家多点耐心：“科学诞生于欧洲，与其文化同源的美国，经历了从重视应用到重视基础的阶段，花费了三四十年才出现诺贝尔奖级的科研成果，而日本这一阶段花费了近 80 年的时间。”

“我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，科技论文数量就已实现国际领先，现在到了质变的时候，要去解决一些富有挑战性的科学问题。我相信，如果我们能沉下心来，再过三四十年，一定会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。”赵东元笑着对《新民周刊》说，“因为，我们不是为了诺奖而诺奖，是为了科学而科学。”